

# 拿蟹钳壳拼蝴蝶,侬会哦?

文 / 陈日旭

铺天盖地, 侬是一只只老大的铁丝笼子, 里向个蟹要么拼命朝上爬想逃出“围城”, 要么“扑落扑落”吐泡泡。买蟹个人看中哪一只, 摊主就会快手快脚伸手进笼子里捉出来, 用草绳扎起来, 等到挑好几只扎成一串, 顾客付过铜钿, 就可以高高兴兴拎回家, 尝鲜去了。

最闹猛个是黄昏头, 太阳已经落山, 选个地方仍旧灯火通明。有摊主为了吸引顾客, 专门用竹竿挑起一只用三夹板锯出来个大闸蟹模型, 同一般人家摆酒席个圆台面差勿多大, 两只模型个眼睛还装了两只100瓦个大灯泡, 果然生意邪气好。埃歇马路浪向勿大看得到霓虹灯, 天黑了一般只有路灯照明, 像旂搭介闹猛个地方真个勿多。像阿拉掰种住辣附近个小囡, 即便勿买蟹, 到选种地方白相相, 也蛮开心嘞。

再讲吃蟹。阿拉屋里吃蟹, 主要是等阿爸领了工资, 才到蟹市场去转转, 看到有价合适就买几只。经常听大人讲起“买蟹经”, 啥个“九

雌十雄”“九月团脐、十月尖脐”之类。买个辰光挑好雌雄, 做到心中有数。买回来之后, 由姆妈动手, 一只只蟹傍边用自来水冲洗, 边用刷子刷干净。汰个辰光一勿当心, 被蟹夹手或有蟹逃出盆外也是常事。汰清爽以后, 再用扎鞋底线拿蟹捆牢, 摆进大钢精锅里蒸十分钟左右。蒸个辰光, 姆妈会拿姜末、白糖、醋、味精等调料装成一小碟一小碟, 摆到每个人面前, 等全部摆好, 蟹正好出锅。阿爸是一家之主, 伊面前少勿脱一杯绍兴黄酒。阿爸吃得高兴了, 会讲聊斋故事拨阿拉小囡听, 我听得汗毛凛凛。祖母勿吃蟹, 但伊会辣旁边出“谜迷子”(谜语), 叫阿拉猜: “卖相实在凶, 钳牢勿肯松; 杀杀吓没血, 烧烧满身红。”

另外, 记得阿爸吃蟹真“老鬼”(意为经验丰富)。伊耐心好, 吃起来笃悠悠, 不仅蟹壳吃得清爽, 连蟹腿、蟹钳(蟹螯)侬吃得一干二净。伊还会拿蟹钳壳拼成蝴蝶, 粘辣墙头浪好几天, 老好白相嘞。

茄山河

小辰光白相过交关好物事: 顶橄核、抢四角、绕口令、游戏棒……大多数侬是练脑又健身, 让小朋友百玩不厌。我放学回家做好功课, 经常要白相到姆妈喊“吃夜饭”才肯停!

其中游戏棒个大大名“七彩金银游戏棒”。其实不过就是几十根削制光洁、漆成五颜六色个竹棒; 两根中指长短、阳春面条粗细。包装盒里还有张“计分说明书”: 标明金、银、红、黄、蓝、白、黑各色竹棒分值, 其中金、银两色分值最高, 依次是其他颜色。红色又分大红、淡红、粉红、玫瑰红, 绿色又分果绿、墨绿、湖绿、青草绿……所以所谓“七彩”并不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当时掰种既漂亮又益智个玩具辣文具店要卖到2角洋钿, 辣校门口附近个小摊头浪就便宜了, 勿过颜色种类相对较少, 手感也会显得粗糙。记得当年我总是辣铅笔盒子里囤一袋游戏棒带进学堂, 吃过中饭就与同学一道白相一歇。

游戏规则相当简单, 先由一人拿整捆游戏棒竖直放辣台面浪, 松手以后整捆竹棒散落辣台面浪, 看起来就像脚踏车个轮辐条, 然后几个小朋友轮流逐根拾取。假使有人触动了其他游戏棒, 掰种游戏就结束了, 计算每个人拾起来个游戏棒分值, 高分获胜。然后再重新开始新一轮游戏。听起来好像玩没啥难度, 其实白相起来并勿容易, 比如某根高分竹棒辣其他竹棒下面, 为了避免掰种高分竹棒被其他小朋友拿到, 轮到依出手个辰光就要想办法先拿伊拾起来, 其中有勿少窍

门, 如“揪头”“拎腰”等等。当然, 假使竹棒重叠得结棍了就玩没办法了, 拿现在闲话讲就是“可望而不可及”, 只好找拨下家来。

记得当时每次白相个辰光, 教室侬会有一圈人辣旁边出主意、算分数、大呼小叫, 开心得勿得了。有戴“护导”臂章个老师路过也勿会训斥阿拉, 有辰光还立辣旁边帮阿拉出主意。老师讲进种游戏可以提高计算能力。

现在年纪大了, 当然勿会再痴迷掰种小游戏, 但是回想起来, 掰种游戏棒的确有利于培养耐心和动手能力。啥人心浮气躁, 啥人心平气和, 辣游戏当中侬会清清爽爽反映出来。大家从小侬懂了: 眼睛专门盯牢高分金、银棒, 只想快点抢到手——嗨嗨! 心急吃不着热粥; 手忙脚乱当中偏生就会犯规, 结果连低分棒也拿勿到几根。假使当心心一根一根拿, 说勿最后个高分金、银棒反而落到依手里。

前段辰光, 偶然从网浪看到游戏棒个介绍, 但已经搞成盒装圆木棒个“精装豪华型”。大约是考虑到细竹棒不安全, 就是颜色太少, 看起来单调。我忽然想到现在个小朋友勿缺各种高科技玩具, 但是对小囡来讲, 玩具个科技含量勿见得越高越好, 勿少高档电子玩具辣辣窗倒是蛮弹眼落睛, 勿过好像除脱观赏性比较强, 对小小朋友勿会有多少切实帮助。反而是游戏棒之类个简单游戏, 更有利于让小囡动脑动手。玩具, 应当有点教育意义。

## 七彩游戏棒

文 / 苾重行

## 天气冷了, 柿子红了

文并图 / 沈一珠

是因为伊好看呀。

柿子好看, 是霜降辰光个好景; 伊还好吃, 更是霜降辰光个好吃物事。霜降前后再完全成熟个柿子, 皮薄, 肉鲜洁, 营养来得高, 吃一只柿子, 就能获得一个成人一天当中需要个维生素C个一半, 所以有老话讲, “霜降吃柿子, 勿会流鼻涕”。

葛末, 捧一篮柿子辣此地, 祝依事事如意。



### 灶披间

霜降, 是秋天里向最后一个节气。过脱选个节气个十五天, 就辣我国历法浪进入冷天了。

所谓霜降, 气肃而凝, 露结为霜。讲个是, 天气一眼眼冷了, 气温一勿当心会降到零度以下。碰着选个辰光, 还玩没来得及结成露珠个水蒸气, 直接就凝结成霜花了。而随着霜降大地, 天地之间, 草木枯黄, 鸟兽无踪, 就是一派萧瑟气象了。

只勿过, 大自然从来就是留有余地嘞。所以, 就算冷风凄凄, 落叶飘零, 偏偏有柿子树, 只等枯叶落尽, 柿子再会艳红。

“林中有丹果, 压树一何稠”, 柿子就像一只只小灯笼, 挂满辣树枝浪。顶结棍个辰光, 一棵树浪可以挂二三百只, 假使是一片绵延个柿子林, 掰是要有多少好看啊?

曾经开部车子, 辣盘山路浪向, 看到山腰里有孤零零一棵柿子树, 树浪还挂辣三两只柿子, 辣荒野里, 红得弹眼落睛。偏偏看着, 撩勿着。有一个过路爷叔, 奋勿顾身下去, 兴高采烈采得来, 也

## 难忘胡萝卜干

文 / 周允中

我姆妈是浦东顾路人, 我个小姨跟我姆妈感情很深, 经常让子女来送土特产。夏天送玉米、南瓜、甜芦粟, 冬天送鸡、鸭、鱼、肉、洋山芋。后来伊个儿子参加高考之前住辣阿拉屋里复习, 送来个土特产就更是摸老老。

记忆最深个是, 每年冬天, 小姨总要用面粉袋送来满满一袋胡萝卜干。听说当地盛产胡萝卜, 秋收以后, 挑选品相好个胡萝卜, 汰干净以后用刀一切四, 浸过盐水, 再放辣太阳下头晒干。最后出来个胡萝卜干看起来晶莹剔透, 稍稍带紫红色。咬起来, 咸中带甜有韧劲, 味道交关赞。据说过去江南小镇个茶馆里经常有卖腌制胡萝卜

干嚼, 是一种邪气受欢迎个茶点。

我小辰光有段辰光市面浪物资匮乏, 一个冬天, 胡萝卜干就是我最好个零食。衣袋里塞几根胡萝卜干, 花一角洋钿去附近嘉兴电影院看早早场, 一面看电影, 一面啃胡萝卜干, 实在有点小乐惠。最难忘个是, 去天水路奇芳居茶馆, 听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讲《武松十回》, 每次侬听得入迷, 连带去个胡萝卜干也忘记脱吃。等到散场一摸衣袋, 胡萝卜干一根勿少, 足见评话艺术个魅力。

现在, 超市里各种零食看得人眼花缭乱, 掰种晒制胡萝卜干已经看勿见了。只有童年时代个记忆, 回想起来还是老贴心嘞。

沪语趣谈

## 精细烹饪焯、焮、淪

文 / 叶世祚

民以食为天, 古人最初弄熟食物方法是烧和煮, 好比今天的烧烤和火锅。古代有多种用水煮食的青铜器皿: 鼎、鬲、釜等; 而用来表达水煮的文字则更多: 烹、煮、焯、焮、淪、淪、淪等等。其中, 发音近似“闹(zha)”的焯、焮、淪, 继续以水煮的字义保留在上海话中。

其实, 这些上海话读若“闹”的字, 是有歧义的。

一个歧义是水煮和油炸的混用。以“焯”字为例: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素食》: “当时随食者取, 即汤焯去腥气。”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荒政》: “山苋菜……采苗叶焯, 换水浸去酸味。”以上两处的“焯”表示水煮。

宋代苏轼《东坡集·侍儿时中偈》: “百衲油铛里, 恣把心肝焯。”宋代李诚《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 “用文武火煎桐油令清, 先焯胶令焦, 取出不用, 次下松脂, 搅候化。”这两处“焯”意为油炸。

另一个歧义是长时间沸煮和略滚即出的不确定。先仍以焯为例: 《通俗篇》《辞海》: “一沸而出曰焯。”《汉语大词典》: “把食物放入汤或者沸油里弄熟。”

再看淪字: 南朝字书《玉篇》: “淪, 煮也。谓内(纳)肉及菜汤中, 薄熟出之。”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曰: “淪, 谓淪煮新菜以祭。”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有仆索巨盈淪苦茗。”前一例表略熟即出, 后两例意为烧煮至熟透。

随着烹饪技术的不断细分和语言的进化发展, 上海人多将油炸称作煎、焮、炸、爆; 将沸水过一下“薄熟出之”称为撩、焮、焮、焮; 而煮食物至熟透, 才称作“焯、焮、淪”, 如: 白焯蛋(白煮蛋)、焯毛豆(煮毛豆)、清水大焯蟹(清水大闸蟹)。如果是更长时间的烧煮, 就称作焮、焮、焮、焮, 比如“腌焮鲜”就是要用慢火“焮”出来的。

## 追根溯源谈“弄松”

文 / 龚敏迪

沪语中古语

上海话里“弄松”是捉弄, 欺辱的意思, 也有写成“弄耸”的。范寅在《越谚》中写道: “筇松, 呼若弄送。《扬子·方言》中写道: 骂也。越谓戏弄者。”《集韵》中写道: “一曰嬾也。”而《方言》卷上里的“雾淞, 音梦送”条目说: “混混不明了, 谓之淞雾……齐鲁间谓之雾淞。”无论是弄送, 还是雾淞。实际发音与“弄松”相去甚远。

蒋礼鸿的《义府续貂·补》说: “《蜀语》又云: ‘乍晴乍雨曰淫淞雨’按嘉兴的说法, 捉弄人就叫弄送, 音正如之, 盖亦如雨乍晴乍作, 令人应付为难也。”《蜀语》的作者是明末李实, 虽然生活在江南, 但他是四川人, 《蜀语》讲的也都是四川话, 不然怎么叫《蜀语》? 四川话中还有“日不弄耸, 猫儿钻灶哄”, 形容一个人灰头土脸、精神懒散、无所事事的样子。

显然沪语“弄松”与四川话中骂人懒散不同。比如《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七十一回中写道: “他船上的张道士、金和尚都是甚么人? 你怎么弄松得到他?” 也有写作“弄送”

的, 如《儒林外史》第四回中写道: “就是他的佃户, 商议定了, 做鬼做神, 来弄送我。”还有写作“弄耸”的, 如《水浒传》第一回中写道: “这两日是四月天, 农忙停讼, 没处弄耸, 趁闲来此巡察, 不想却遇着阮小七一起人在此。”至于写作“弄忪”的则有《何典》第五回: “那伙提草鞋公人, 见本官软弱, 便都将嘴骗舌头的来弄忪他。”

“耸”的本字是, 《康熙字典》: “《集韵》损动切, 搥上声, 推也。又《六书故》中‘’或作‘搥’。”明人乐舜日的《皇明中兴圣列传》中写道: “官旗看他没银与他, 那里肯与他们说一句话, 妻儿向前, 一手送他在地。”直接把“”写作了“送”。

《醒世恒言》中写道: “贾婆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一推, 一”, 他出了大门。”“”字在《何典》中则变成了“耸”: “便将活死人扯住背皮, 耸出庙门, 关门进去了。”所以“弄耸”就是“弄”, 是玩弄人的意思。只是“弄耸”二字从字面上不好理解, 所以李实、范寅都将它搞混了。